

“开门,开门!”我依稀听见连续的敲门声,睁眼一看,一个建筑工人正在抱着三块木板从我面前走进一扇门,我正在侧躺在一张简易床上,简易床正在急诊观察室的某个门边,这扇门打开后,是一个正在施工的房间。

我看到急诊观察室各种姿势躺着的病人和各种姿势陪着他们的亲友,我看见我的几个小伙伴儿们,我看到我躺着的胴体,我看到胴体上插着的吊瓶,吊瓶里有液体在一滴一滴落下来。不用问,我知道我是在医院,看急诊观察室的规模,应该是个三甲医院,看周围保安的数目和眼神凌厉程度,应该是个著名三甲医院。我问一个小伙伴儿:几点了他说:下午一点了,您从楼梯摔下去了。我想了我有意识的上一个时间点,那是昨晚十点左右了,期间,我失去了意识十多个小时。我忽然意识到,这次是我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我的第一次濒死经验。

十五年后,我又一次在上海办签售会,很真诚地回答了小十个主持人和现场读者的问题,很认真地照了集体照,很仔细地签名,签了一千来本书。之后又聊了一场医疗相关的生意,晚饭时间到了,找过去熟悉的小伙伴们喝酒。

估计有长期疲惫不能准确判断酒精承受力的原因,估计有年纪大了的原因,估计还有可能喝了假酒,我忽然完全断片。我记忆里上一个瞬间还是觉得自己状态不错地又干了一杯,再一个瞬间就看到医院急诊观察室了。



没骨花卉 (中国画) 王惠华

岁月匆匆,在一茬接一茬的冷空气推波助澜下,现在已经进入了冬至节气,也是数九寒冬的起始日,冬至是一个重要的民俗节日,风俗上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冬令进,春天打虎”从养生学上来说,这个节气可以适当进行滋补,通过调理,能使“精气”储存于体内,可以增加抵抗力助御寒,并储备能量期待来年保持旺盛精力。

回想起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候物资匮乏,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基本的生活也难以维系,好在父亲经常出差在外,靠朋友帮忙也能品尝到全国各地的土特产。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年冬至前夕,父亲出差去山东,返沪回家,父亲从旅行袋中拿出两盒外形如军棋盒子大小的东西,我和姐迫不及待打开一看,一块块硬邦邦呈褐色如军棋形状的东西赫然在目,父亲见姐妹俩一脸茫然,连忙解释说:“这是山东特产驴皮膏,当地将驴的皮反复熬制而成的,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补血养气,很有营养价值,能暖和身子

上海有客饭。别小看这客饭,这是上海饮食业的大贡献。

记得我当年在忆定盘路(今江苏路)雷士德中学读初中时,每天中午乘公共汽车到静安寺五福斋吃客饭。公共汽车我有月票,不用再买车票,很方便。

在五福斋我就吃一客客饭。一菜一汤,饭挺吃。吃客饭实际上就是上馆子,红烧划水、红烧肚档,味道鲜美,分量又不大,一个人吃足够有余。真是价廉物美!

想到我一位同事到广州出差回来大骂广州,为了吃顿饭,他苦死了。在上海,一碗面条就解决的事,在广州很不好解决。蛋面一小碗,要吃四五碗才饱,而每碗价格高昂。吃饭吃菜,那开销更是不得了。

想想上海有客饭,岂非上海饮食行业之一大贡献乎?

都记得,喝了碗粥,肉和菜的味道还是不同了,拿笔划拉了两个毛笔字,还看得出是我右手写的,嗯,我神经中枢的基本功能还在。

我编了一个微信通稿:近四十八小时联系少,汇报一下近两天我身体状况。实在抱歉,我悲剧了,在楼梯上跌倒,摔出颅内蛛网膜下腔出血,

病情已经控制,勿念,但是一周内需要绝对静养,不能出门,不能跑步,不能饮酒。我们这周约的见面只好取消。实在抱歉,给您添麻烦了。我还能回微信和电邮,就是会稍慢,请您见谅。

昏睡和喝粥结合,用我暗黑的方式康复了两天,我偶尔思考,期间值得记录的事情包括:

第一,感谢陪着我以及第一时间赶来帮忙的小伙伴们,感谢那些为我提供各种诊疗方案的医疗专家,没你们,我或者就挂了,或者比现在凄惨百倍。

第二,我回家静养之后,我哥在没经过我许可的前提下带我妈来。我老妈号称她掌握的蒙医绝学中不只有招魂的萨满,还有朴实刚健的锤击、踹足,对于脑震荡后遗症等外伤颇具疗效,如果我视野中出现大片红色,她就一定能治好。我没见她,我要绝对静养,我吼了我哥一句,“我不病的时候有精神陪你俩玩儿,我现在病了,只能自己先照顾自己了。医生说了,最担心我二次颅内出血,再出血,我可能连妈都不会叫了。”

第三,在任何地方出现急症,特别是脑部急症(意识丧失或者喷射性呕

和手脚,给你们好好补身体。”母亲把驴皮膏放入器皿中,倒入黄酒去腥,大概浸泡三至四天融化成膏状,这时闲置已久的砂锅派上用处了,在砂锅里放入老母鸡,待半熟时放入红枣、核桃、冰糖,再把驴皮膏放入轻轻搅拌。那时没有煤气,母亲只能呆在灶间半天,生怕砂锅烧焦爆裂。待满满一砂锅端上桌的时候,掀开盖子,香气氤氲,黄黄的鸡块,红红的枣子,棕色的核桃,又黏又稠的驴皮膏的精华已经完全溶解于里面。父亲嘱咐我们不能多吃,每天只能吃两调羹,驴皮膏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是最好的滋补佳品。就这样,我和姐吃了好些日子。如今的我,长得人高马大,唇红肤白,母亲常常打趣地说,就是吃了她当年冬天熬制的砂锅炖驴皮膏的

今天虽不是教师节,但我要讲一位教师的故事:话要从两个多月前我参加的中俄诗歌节说起。

十月金秋,我随同多位热爱俄国文学、绘画艺术的朋友去到俄罗斯,追寻心中偶像的足迹,参观了普希金纪念馆。在馆里举行的中俄人士的纪念会上,我用俄语朗诵了普希金的名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让同行的朋友们和俄罗斯的友人都很意外和高兴!我们也到了普希金生前生活过的庄园(也是他的流放地),瞻仰了他的墓碑。在诗人墓前,普希金著作的翻译家冯春先生用俄语朗诵了普希金的诗歌《秋》,我则用中文朗诵一遍。

在回程的路上,我的眼前,总出现一位我中学时班主任老师的形象——孙亦椒老师,她是教我外语的老师,教过我英语,也教过俄语。她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前身——燕京大学,曾是演员孙道临的同学。

我在复兴中学上初中的时候,孙亦椒老师是我们的英语课老师,我喜欢上她的课,因为那时还没有推广普通话,老师们上课教书,都是带着各人自己的地方口音。我祖籍浙江,抗战时期生在江西,到了上海,又生活在一个方言杂乱的环境中,而孙老师那一口标准的、略带北京味儿的普通话,我觉得好听极了,忍不住私下偷偷模仿。她当时也许想不到,这

照,我颅内出血后,毛笔字和诗艺都会有精进,敬请期待。

第九,我梦见在摔晕后到过一个陌生世界的门口,基本设置和人间没有本质差别(至少是这个门口),把守的官员给了我三个选项,因为头晕,我犹豫了很久,无法抉择,官员烦了,又把 I 推回了人间。

这几天,仿佛在上出生之后,“我”做为一个智能系统第一次重启,连续昏睡,连续醒来。醒来时候,偶尔后怕,比如,如果真的半身不遂了怎么办?比如,这次意外之后,三观里,哪些更确定了?哪些有了改变?比如,我这次如果真挂了,谁会得利、会开心?谁会倒霉、会难过?越发笃定的是:要及时行乐,要尽快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无常是常,就在门外,就在路边。那些恨我的人,请继续,甚至请更加凶狠。那些爱我的人,请不要悲伤,尽快快乐起来,生命中充满无常,没有什么是一定会失去的,没有什么是一定会替代的。如果我真挂了,请尽快快乐起来。这才是生命的本质和我最真诚的愿望。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每年大雪节气过后,我自然成为家里忙碌的主角,为老母亲和女儿去参行购买驴皮膏。驴皮膏已改名东阿阿胶,我学着当年母亲炖煮的样子,尽管家中厨具都是最先进的,甚至不少还是进口的。但是,唯独熬制驴皮膏我还是习惯使用传统的砂锅。砂锅密封保温性强,易将食物中大分子营养物质化解成小分子,使之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我守在砂锅边上,就想到了当年母亲也是这样。我依次放下不同的食材,然后用文火慢慢熬煮,厨房里弥漫着浓浓的香味。隆冬的早晨,女儿喝一碗被她称之为美颜养颜羹,美美地上班去了。此时我赶紧打车,拎着装有阿胶补膏的保温桶去孝敬 90 岁的老母亲了。

成了我以后当演员的“台词课启蒙”;她更想不到的是,她这个最初连自己名字都咬不准的学生,以后竟会成为一名从事声音语言专业的演员!

到高中的时候,学校让教外语的老师在暑假中到外语学院突击学习俄语,因为从 1954 年我们高一年级起,要开始学俄语了。就这样,孙亦椒老师一边学一边就开始教我们俄语了。

孙老师对俄语也很陌生,又是边学边教,有一次她背俄语的三十三个字母,背到一半竟串到英文的字母表去了,闹得我们哄堂大笑,她也涨红脸笑了起来。但她不论说中文还是外语,那好听的发音,使我很快对俄语产生了兴趣和好感,连那让很多初学者发怵的卷舌音,也很快学会了。

孙老师喜欢音乐,她还让我们学唱俄文歌,念俄文诗。从那时候起,学校的联欢会、朗诵会上,就常有同学用双语朗诵普希金的诗歌,或演唱俄语歌曲,这比生硬地背外语单词学习效果要好得多!

孙亦椒老师晚年因心脏病突发,在美国去世。她生前没有机会去俄罗斯旅游,更没有到过普希金墓地,但是,当我用孙老师教我的俄语朗诵普希金诗歌的时候,好像看见了她的微笑!我想,我也是把老师的心意带到了俄罗斯,带到了普希金!

书画群体的雅集,据记载比较早的似乎是宋代的西园雅集。但在平时,苏东坡与黄山谷、米元章之间交流频繁,间或互示书翰与题跋,风雅一时。黄山谷《跋东坡书寒食诗》有曰:“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既是跋文,更是独立的传世书作,与苏轼可谓雁行。之后元明清几朝,代有书画家曳杖林泉,雅集为乐。

晚清民国之上海,虽战乱迭起,大小雅集仍就不断,大者如海上题襟馆等,小者有张静江斋馆雅集,吴昌硕在与王一亭合作的《水仙瓶梅图》有题“静江老兄招饮卧禅室,听又(右)任于先生谈碑”,颇有意趣。

书画家雅集中以书画互示,多以手卷、册页、扇面为载体,其固然有形式精小雅致,便于携带交流的原因,更有“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清人郑燮联)的尚朴崇简的集体审美之风尚。在“小中见大”的审美下,产生了大量的手卷、册页、扇面,以及互相往来的书札等。每观那小而能蕴大气象,咫尺之中可容有千里之势的小品,常悠然神往。

石鲁曾说:“每天画一幅小品。”这是现当代艺术家对小品书画的思考,而心手合一往往是小品之所长,这一原则,中外古今并无大异。当然大作另有其崇高之美,此不赘述。

时至今日,不少书画家们在欣赏前人小品之余,也在形式与内容上作了新的借鉴与思考。尤其是面对展览至上的当下,西风东渐之后尤多偏重外在的形式与视觉冲击力,作品尺幅也呈越来越大之势,而注重“心性”的中国书画有时是“表现不了那么大的东西。”(马啸语)若能使已渐趋边缘化的古之小品各类从形式及至内在意韵作承古开今的开发,当可重生新趣。

书画之高手每在取舍之间“挥毫自逸”,拈写山水花草于笔下而“生意浮动”。古今书画家虽风格迥异,然于“神韵”,皆极为注重。“韵”不是一般风格,而是超越风格之上,成为文人艺术的总体审美风范与要求,具有内在超越性。同时具有广义的审美涵盖。”(姜寿田语)“神韵”是中国画的审美核心,古今应是无异。

试想书画家们闲坐小书斋,寄思古之幽绪,开卷展册提笔直写我心,或逸气,或沉静,或空灵,或禅意,或古拙,或淡雅……本真之下的着笔,一个真实人生的状态与本相,瞬间坦露于纸上。

回望寻觅小帧之美并不意味着消极,艺术家最为可贵的莫过于那心灵深处的自在流露。

前些时,各地艺友相约雅集小品展于上海吴昌硕纪念馆,既敬拜巨翁之艺,又互示近作小品交流心得,以续前贤风雅。该馆原为陈氏“颍川小筑”旧居,虽周遭陆家嘴现代高楼林立,而旧居古朴雅致,园内外花木扶疏,于此雅叙,亦聊寄“城市山林”之向往。是为记。



目向小帧觅古踪

唐子农

十日谈

冬藏养生须加餐

责编:龚建星

外婆的油炒面用的牛骨髓油。